

夜之聲

井上靖 著

李永熾 導讀



久大文化

日本文學

013

夜之聲

井上靖 著

石榴紅文字工作坊 譯

日本文學 013

夜之聲

作 者／井上靖

譯 者／石榴紅文字工作坊

執行編輯／張碧雲 陳正菁

發行人／張英華

印 行／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 385 號 5 樓之 4

(02) 7763988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3717 號

總經銷／久博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 385 號 5 樓之 1

(02) 7763141

訂書專線／(02)7115545

傳真機／7720432

排 版／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初 版／1989 年 9 月 15 日

定 價／160 元

ISBN 957-41-0005-7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導 讀

李永熾

狂人之心

五年來，井上靖幾乎每年都榜列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的名單，但年年都徒然空望，諾貝爾獎的幸運之神一直沒有降臨井上靖之家，空讓守候的記者敗興而回。但也因此，井上靖成了在世界文壇上聞名的日本作家。

井上靖出道甚遲，一九五〇年榮獲芥川獎，真正踏上文學之路時，他已四十三歲，但這顆閃亮的文學之星出現後，就遏抑不住，源源散發出耀眼光芒，成爲一個多產作家。《夜之聲》是他一九六〇年代成熟期的作品。按日本文壇慣常的說法，這是一部新聞小說，因爲它從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起在《每日新聞》連載；雖是新聞小說，依然不失其文學的馨香。

如所周知，一九六〇年代是日本學生運動臻於頂峯的狂飆時期。學生發現資本主義已發展到使人機器化、僵硬化的地步；爲了從資本主義機制中恢復人性，使人活得有尊嚴，學生以相當激越的抗議方式表達他們對資本主義的看法。井上靖也覺得日本

社會的齒輪已不能很順暢地運轉，彷彿在什麼地方出了毛病，內心深感不安，湧起一種莫名所以的氣憤之情。這股不安與氣憤遂化為這部名著《夜之聲》。

《夜之聲》的主角是狂人千沼鏡史郎。爲什麼要以狂人做主角？井上靖自述說，他不是因爲想寫狂人才寫狂人，而是想透過小說，借用狂人的真誠之心來表達所想表達的意念。一般而言，狂人之所以爲狂人，完全是從正常人的眼光看去的。所謂正常人是指能合乎社會法則、依社會規則而動的人；換句話說，是在社會中被規格化的人。而所謂狂人則是不合社會規格、爲社會所排斥的人。他們常以異於俗衆的心來觀察現代社會，往往一語中的地道出現代社會的症候羣。《夜之聲》的狂人又與一般狂人不同，是研究《萬葉集》的專家，其心早已爲《萬葉集》所迷。《萬葉集》的世界已經成爲他的世界。《萬葉集》是日本最古老的一本和歌選集，完成於八世紀的奈良時代；其文學地位相當於中國的《詩經》。《萬葉集》的世界可以說是日本古代人的感情世界。千沼鏡史郎因車禍腦部受到撞擊，雖無生命之憂，《萬葉集》的和歌心魂卻逐漸轉換爲他的心靈，也就是說《萬葉集》的心魂跟他的心魂合而爲一，分不出彼此；他之發狂也源於此。

一天，千沼鏡史郎帶著兩歲四個月的長孫佐百合企圖離家出走，在東京上野不忍

池畔遇見一個奇異的少女。這少女的故鄉就在茨城縣筑波山麓。筑波山讓千沼鏡史郎想起《萬葉集》中一首歌詠筑波山的作品，便帶著長孫女跟少女一起搭計程車西行。少女也是爲了逃避東京，才離家出走，想「尋覓一個世上最幽靜美麗的地方。」車中遠眺筑波山，壓抑了心中湧起的感慨。車子進入越中國府，現在的高岡。高岡是《萬葉集》編纂者大伴家持在八世紀中葉以「國司」（約略等於現在的縣知事）赴任之地。大伴家持所寫的和歌都集中在越中國府一帶，是千沼鏡史郎夢中縈思迴想之地，因此希望能在這一帶找到一塊可以讓佐百合潔淨如花般成長的地方。但是，這兒並沒有鏡史郎嚮往如夢中所見的理想之境，「鏡史郎的心開始湧起冰冷的悲涼。車子已經進入越中，卻沒有繁華都城的實際感受，也沒有鄉野越中的實際感受。不論哪一條國道，哪一條縣道，都和東京一樣，充斥著魔鬼的吼叫聲。」終於進入越中了，但這兒到底怎麼了？「鏡史郎仍然緊閉雙眼說。」《萬葉集》在越中的心靈世界消失了，到處都是現代文明都市的騷嚷。

鏡史郎仍然不死心，往琵琶湖一帶的萬葉集史蹟前進，處處都跟越中相彷彿。最後終於來到安曇川。「鏡史郎打開車門，下車站在河岸上，心想這原來就是《萬葉集》中著名的安曇川。萬葉時代，這一帶應是樹林地帶。……鏡史郎環視四周，河岸上春

天的晚霞正將落下。橋上車水馬龍，這一帶的景觀已完全不同了。」萬葉集的世界在著名的安曇川也一樣消失不見；於是，古代的神和現代的魔在鏡史郎腦海裡展開了激烈的戰鬥。全書也就此結束。

這是一部很美的狂人故事。在狂人腦中，美是寄放在古代的，而與之對比的則是現代的醜。他帶著小孫女探訪萬葉古蹟，不時勾勒能讓小孫女潔淨成長的理想情境，但現實卻是騷嚷不安的現象。日本的未來就是如此悲愴嗎？在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之流中，過去的萬葉時代和未來的小孫女時代時時結合混融為一體，代表美與靜謐，卻不斷被現在的醜（以魔鬼為象徵）和騷嚷切斷，「狹隘的日本」這個空間似乎沒法和時間之流結合在一起；鏡史郎在這沒有時空結合點的現象下只有徹底發瘋了，最後一段的神魔之戰似乎意指著這種趨向。

井上靖曾自述說：「《夜之聲》是想寫出以萬葉人之心觀看現代社會會變成怎麼樣；但已沒法讓萬葉人在現代復活，因此需要有狂人。」很明顯，井上靖是透過狂人讓萬葉人之心靈在現代復活，藉以批判現代。從另一意義來說，一九六〇年代的異議人士豈非也跟井上靖一樣透過非合理的表達方式來批判現代管理社會的合理性？

《夜之聲》是一部很美的小說，井上靖運用他慣常的淡淡筆調記述了他對現代文明

的批判。但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他並沒有時下盛行以傳統批判現代，藉以回歸傳統的意思，所以他必須藉狂人——研究歷史卻為歷史所拘的狂人——來表達自己的意向，同時清楚地指出古代人是不能在現代復活的。以古代人誠樸之心來看現代人不安的心靈，可能是井上靖的重要意圖。換言之，井上靖是用誠樸跟不安（騷擾）來對比，而非用古代人與現代人做對比，所以井上靖需要狂人。

譯 序

獨自走在人潮熙攘的台北街頭，無論身旁的人羣如何得嘈雜，也被馬路上來來往往的車水馬龍聲一一淹沒，剎那間，突然感到這世界不再是人與生物的世界，不再有青山綠水，不再有鳥語花香，不再有悠閒自在，而耳中響起的喇叭聲、車行聲，似乎一一凸顯了我們的生活型態——我們正生活在一個現代科技文明的時代，然而，人間卻似乎祇有利害，沒有道義。

衆所周知，科技文明帶給我們意想不到的方便，帶動了我們的經濟發展，觸發了我們的物質生活，甚至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形式和意識型態，但在這一切好處的背後，可曾有任何人反省過，這般的文明究竟也帶給了我們何種的不幸與悲哀呢？井上靖以一位小說家的身份，帶著「人類，不可以透過個性來探討他，我通常是以象徵性的心態處理人的問題，用一種平常的心坦率地去面對人的本質……」的心境，寫下了《夜之聲》這本小說，藉著書中主人翁千沼鏡史郎對現實的不滿和憤怒，及積極尋找心中理想

淨土的行爲，一一對現代文明提出質詢和彈劾，更值得一提的是，《夜之聲》一書的寫作時間距今已有二十餘年，亦即是說，二十餘年前，當文明的科技正開始佔據人類的生計，而人類正驚奇於科學萬能之時，井上靖已透過他的先見之明，經由他的筆觸，道出其後可能發生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在二十年後今天，已一一爆發且倍受重視。

西諺說「The mind's the standard of the man」，《夜之聲》一書爲人類的性靈做了最佳的詮釋，亦對於現代文明提出了最嚴厲的質詢，是以，肯定了人的價值在於心靈的真理，但是，故事的結局卻似乎告訴我們，人的性靈終不敵現實的折磨；然而，我們就該讓沈淪的人心繼續沈淪下去、腐化的社會繼續腐化下去嗎？難道我們只作無病呻吟，徒表無奈嗎？一聲聲的詢問、一串串的問號，我們似乎必須爲更美好的明天創造些什麼……。

目次

導讀	一
譯序	七
第一章	1
第二章	33
第三章	69
第四章	111
第五章	181
第六章	233
第七章	275
解說	299
井上靖年譜	307

第一章

那天早上，千沼鏡史郎一如往常地於五點鐘起牀。自從去年過了六十二歲的生日後，他就習慣性地於五點起牀。而且，無論前一天晚上如何地晚睡，隔天早上他也一定於五點整起牀。

鏡史郎起牀後，總是先打開走廊的木板套窗，再打開朝北的窗戶，讓外面的冷空氣飄入室內，然後再收整好棉被。接著，他會把散置在枕邊的書籍，一一收到窗邊的桌子上去，讓八疊榻榻米大房間的榻榻米上變得空無一物。等所有的事都做好之後，他就站在北邊開著的窗戶前，完成他每天早上的例行事務，他正凝視著朝北斜的廣大梯田台地、梯田下的下田街道，以及散落在遠處的鄰家屋況。這二、三年來，在這鄉下街道上往來的巴士和汽車漸漸多了起來，尤其在白天，觸目所及皆是如玩具般的汽車，行駛於亦如玩具般的街道上，但是在早晨的這個時刻，卻連一輛車子都不曾出現過，窗外寒冷的晨風清澄地映入眼中。鏡史郎再眺望鄰村西緣的一棵茂盛的大樹，他

想，天氣晴朗時從那棵樹上應該可以眺望到富士山壯觀的全景。

——啊！今天的富士山好美。

或是

——啊！今天看不見富士山了。

每天早上，鏡史郎的心裡總會存著這兩種感慨之一。但是，看得見富士山又怎麼樣！看不見富士山又怎麼樣！那也只不過是他未及耳順之年就已習慣做的事。年輕的時候，他並不會注意到看得見富士山與否的問題，所以，這習慣大概是自從五十三歲妻子死後才養成的吧！每天這樣地站在朝北的窗戶前，不知不覺地十年已過去。

今天早上，鏡史郎似乎有些異於往常的，以多少帶著點期待的眼神凝視著富士山。他心想，如果今天再不放晴，那可糟了，因為今天是他一年中難得去一、二回東京的日子，平常除非有事，他很少到東京去。

天空是一片舒暢的藍，仰視富士山，像是包裹著一件白上衣，俯瞰則似一件青色絲延的衣服下擺。也許是因覆蓋的雪量多少，或是覆蓋的情形不同，今天富士山的斜面看起來有點輕緩，而這樣的畫面，他覺得彷彿曾在北齋的一幅版畫上看過。

鏡史郎沿著陽台走下庭院想洗臉，便繞到有水井的後門去。他的房間和書庫與正

屋分離，而以一條約二公尺的短廊互相銜接，這時候，正屋裡的人們仍處於沈靜的睡眠中，深閉門戶。

鏡史郎正用著井水洗臉。四年前，沿著狩野川散佈的十幾個部落，聯合起來改制爲一城鎮，而自改制爲城鎮後，鏡史郎所在的部落便有了自來水，家家戶戶也一改廚房的流理台，裝上可接自來水的水龍頭，自此以後，再也看不到在水井邊洗濯食具的女人們。不僅洗濯餐具，連洗臉、洗衣服也都拜這自來水之賜而不必跑到井邊去，不過，幾乎每一家都把水龍頭設於戶外，就地洗臉或取用盆地的水。

但是，鏡史郎每天早上還是使用井水，他把幫浦的把手上下壓提，讓水流至金石製的舊臉盆中洗臉。由於正屋裡的人們還未起來，所以不能用廚房裡的自來水，不過，如果真想用自來水的話，還有以混凝土做成的洗衣台可以取水。但是，鏡史郎一直習慣於用井水洗臉。這口井現在雖用幫浦抽水，但在他少年時期，用的卻是吊筒式的水井，當時，他每天早上都要拿著潮濕的繩子，傾全身的力量將地底下的水汲取上來。現在回想起那釣繩冰冷而潮濕的感覺仍記憶猶存。

到了鏡史郎這一代，這口井也有它盛衰轉變的歷史了，從以前的吊筒式水井到幫浦，乃至於現在，人們對它的存在已漸漸地不關痛癢了。

鏡史郎習慣用井水洗臉，而且，若不用井水總覺得沒有洗好臉，但這習慣和全村只有他一人和這口井打交道並無任何關係。

鏡史郎洗完臉後，一如往常地，爲了保持身體健康必飲用一杯水，這是他四十歲時，突然想起幼時父親每天飲水的習慣才起而模仿的。自那時起，他就一直持續這習慣到現在。從醫學的觀點來看，這樣的習慣是否真有助於健康，他也不甚清楚。

——井水還是要常常檢查才好。

孩子們常常這樣子勸他，但他總是回答：

——這是從我父親，也就是你們的祖父時就留下來的習慣，所以，應該沒有什麼不好的。

鏡史郎現在不管什麼事，都以七十歲時去世的父親的眼光來看。

離開水井後，鏡史郎走向後門。那裡除了把從前的倉庫改成花圃外，別無其他變化，不過，在後門廣約二百坪左右之土地的東南隅上，仍存有這個部落裡最大的柯樹；而在與田圃的接壤處，也保有部落裡最大的樟樹，把不帶葉子的樹枝高高地突出天際。

鏡史郎非常喜歡仰視這棵樹。不管是在落葉時期或是萌芽時期，甚至葉子非常茂

密的時候，它都有一種無法言喻的徬徨之美。他心想，人很難能夠有像這棵樺樹一般大的份量，就像我們常把大人物比成茂密崇高的大樹般供人景仰，但凡人實在很難成爲一棵茂密的大樹。

鏡史郎仰視那棵樺樹後，便接著一棵一棵地觀賞著後門的樹，雖然這樣像在散步，但嚴格說起來應該是巡視，因為他到處觀察石蘭、梅花、杜鵑花、山茶花等雜錯的樹之變化，不過，當時只有梅花開著白色的花。這裡還有四、五棵梅樹，不過都是老梅了，從前曾經開滿白雪般的花朵，但數年前，花逐漸少了，而雪白的花色也漸漸泛黃，看起來有點像是花的老化現象，而且開花期也多少有些異常，從前是二月中旬到三月初，但現在卻是二月底到三月中旬。也就是說，那些花現在只剩下二、三天的生命了。

繞過後門一圈後，鏡史郎就穿過陽台，走進寢室隔壁的書庫內。那是鏡史郎家人以及部落裡的人所謂的書庫，但實際上，當初並非爲設置書庫而建。那是一間約有十疊榻榻米大的房子，是鏡史郎的父親生前專門用來接待客人的房間，後來他把所有的牆壁裝上書架，就這樣密密麻麻地裝滿了許多書籍。寢室通常都設有桌椅，這房間也不例外，面對庭院的角落就擺了二張。